

ZHONGGUO DANGDAI DUANPIAN XIAOSHUO PAIHANGBANG

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 排行榜

张洁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。汪曾祺。受戒。汪曾祺。大
淖记事。冯骥才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。何立伟。白色鸟
。史铁生。命若琴弦。孙犁。山地回忆。韩少功。西望
茅草地。刘心武。班主任。李准。不能走那条路。史铁
生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。赵树理。《锻炼锻炼》。梁晓声。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张承志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。陈
建功。飘逝的花头巾。王安忆。本次列车终点。陆文夫。
小贩世家。张洁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。汪曾祺。受戒。
汪曾祺。大淖记事。冯骥才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。何立
伟。白色鸟。史铁生。命若琴弦。王安忆。本次列车终

漓江出版社

中国作家协会 选编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

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 排行榜

上

中国作家协会 选编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

漓江出版社

编者的话

·这套丛书是建国以来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回顾展。共和国的文学步伐，随着共和国的步伐前进，也随着共和国前进道路的曲折而曲折。尤其是小说，小说反映生活，小说折射时代的特色。丛书所选的小说，大多数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，所以，她可能也会成为一次社会生活的回顾展。从这个角度理解，我们编选这套丛书，也许又有了文学之外的意义。

丛书分为短篇小说卷和中篇小说卷，作品以发表年代排序。对于一些发表年代较早的作品，一些曾经遭到批判或引起争议的作品，我们还附上了简明的背景材料，以便让年轻一些的读者，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。在年代与年代之间、作者与作者之间、题材与题材之间，我们不搞平衡，不凑数，多则多选，少则少选，均以“好作品主义”的原则来衡量，在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园地中优中选优，力争将最优秀的、最有时代代表性的、最能反映某一作者水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奉献给读者。

在入选的五六十年代作品中，我们会看到鲜明的时代印记，还会看到那滚烫的激情和纯洁的理想，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立场来阅读，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。比如孙犁的中篇小说《铁木前传》，秦兆阳的短篇小说《祭灶》，赵树理的短篇小说《“锻炼锻炼”》，茹志鹃的短篇小说《百合花》，等等，这些作品塑造了一批先进人物、典型人物或者是中间人物，他们蹒跚在艰苦的环境中，鲜活在那种特殊而又火热生活之中。他们如同时代的镜子，让我们窥见了过去，也

比照了今天。了解历史的读者还会看出，有不少作品突破了当时的模式或禁锢，显现了新鲜的活力与锐气。比如邓友梅的中篇小说《在悬崖上》，李国文的短篇小说《改选》，王蒙的中篇小说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，宗璞的中篇小说《红豆》，丰村的中篇小说《美丽》等等，都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也恰恰因为这些新鲜的活力与锐气，不少作者遭到了批判，有的还被划成了右派，沉冤二十年，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才重返文坛，再次施展自己的才华。

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禁锢的年代，但它并不能禁锢作家们创作的欲望，更不能锁住广大读者对艺术的渴求。文革期间，有不少文学作品以手抄本形式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中篇小说《绿毛水怪》就是其中的优秀者，作品显现了作者王小波奇特的想象。后来，这部作品得以公开发表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注意。我们将这部作品选入丛书，会使读者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“出版物”，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了解。

1977年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推出刘心武的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，作品勇敢地冲破了某些“禁区”，一经发表，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，专家们称其“透露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复苏的春讯”。春讯一旦来临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好作品纷纷涌现，文坛空前繁荣。在这样一个被称为“新时期文学”的时段，我们选入的中篇小说有谌容的《人到中年》，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，从维熙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，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，刘绍棠的《蒲柳人家》，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，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，莫言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邓友梅的《烟壶》，阿城的《棋王》……短篇小说有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、《受戒》，陈建功的《飘逸的花头巾》，王安忆的《本次列车终点》，冯骥才的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，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乌热尔图的《七叉犄角的公鹿》……这些作品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相比较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“禁区”一次又一次被突破，作品中有了批判的锋芒，有了揭示与反思，开始涉猎以前没有人涉猎的题材，写刻骨铭心的男女爱情，写政治运动作用下的心

灵阵痛，写迫害与反抗，写贫穷与苦难……

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，国内小说创作又有了新的发展。我们选入的中篇小说有王蒙的《蝴蝶》，韩少功的《爸爸爸》，陈染的《与往事干杯》，徐星的《无主题变奏》，王朔的《顽主》，余华的《现实一种》，刘恒的《伏羲伏羲》，苏童的《红粉》，迟子建的《秧歌》，方方的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……短篇小说有史铁生的《命若琴弦》，残雪的《山上的小屋》，扎西达娃的《系在皮绳扣上的魂》，郑万隆的《老棒子酒馆》，李陀的《七奶奶》，刘恒的《狗日的粮食》，刘庆邦的《走窑汉》，刘震云的《塔铺》……作家们渐渐走出“伤痕文学”的疼痛，有的进行新的文本形式和创作手法的尝试，有的揭示年轻人的迷茫与困惑，有的“寻根”，有的探索善与恶的冲撞，有的诉说平淡却又复杂的人生况味……在这一时段中，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，有不少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火热的现实生活，写出一批“弘扬时代主旋律”的作品，选入丛书的《年前年后》、《九月还乡》是较有代表性的两部中篇小说。

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这一时段，我们的选文更注重老作者的新追求和显露才气的新人新作。中篇小说选了邓一光的《父亲是个兵》，阎连科的《年月日》，鬼子的《被雨淋湿的河》，叶弥的《成长如蜕》，铁凝的《永远有多远》，叶广芩的《梦也何曾到谢桥》，毕飞宇的《青衣》，北北的《寻找妻子古菜花》，孙惠芬的《给我漱口孟儿》，李铁的《乔师傅的手艺》，陈昌平的《汉奸》，荆永鸣的《北京候鸟》，陈应松的《望粮山》……短篇小说选了毕飞宇的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，铁凝的《安德烈的晚上》，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，莫言的《拇指铐》，艾伟的《乡村电影》，石舒清的《清水里的刀子》，苏童的《伞》，余华的《朋友》，漠月的《湖道》，朱日亮的《走夜的女人》……我们可以看出，一些作家审视生活的角度正在发生着变化，他们思考的线路也在向多元的方向延伸。

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，相对而言，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所占的比例偏大。这并不是我们偏爱今天而冷落历史，实在是因为小说

的整体水平在不断地上升。因此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套丛书也是当代小说艺术发展的回顾展。我们今天接触到的小说样式，基本上是在新文学运动推动下诞生的现代小说的艺术样式，它承载着的新思想和艺术精神，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样式，必然有一个成长、成熟、发展、壮大的过程。传统，又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，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开拓。社会的风风雨雨无疑也影响到小说艺术的发展过程，有滞阻，有曲折，有困惑。但毫无疑问，新时期文学以来，小说艺术发展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小说家在思想文化素养、艺术准备、叙述方式、语言能力等方面越来越成熟，因而优秀的小说也纷纷涌现。当然，今天的小说成就是建立在历史成就的基础之上的，今天的小说新人是站在老一辈作家的肩膀上的。否认这一点，也是不合乎历史的事实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因此对未来的小说发展充满了希望。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与漓江出版社已经合作多年，我们每年编选的《中国年度最佳小说》（中篇卷和短篇卷）都受到广泛的好评，这是读者对编者的鼓舞。今天编选这套丛书，是对我们的又一次检验，我们将诚心诚意地听取意见。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2004年4月

目 录

上 卷

编者的话	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 (1)
山地回忆	孙 犁 (1)
祭 灶	秦兆阳 (8)
不能走那条路	李 准 (14)
改 选	李国文 (26)
“锻炼锻炼”	赵树理 (39)
百合花	茹志鹃 (58)
铁面无私	浩 然 (67)
班主任	刘心武 (75)
从森林里来的孩子	张 洁 (98)
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	张承志 (112)
重 逢	金 河 (125)
夜的眼	王 蒙 (144)
小贩世家	陆文夫 (153)
西望茅草地	韩少功 (166)
结婚现场会	马 烽 (190)
乡场上	何士光 (202)

受 戒	汪曾祺 (211)
卖 蟹	王润滋 (229)
鲁 鲁	宗 璞 (238)
飘逝的花头巾	陈建功 (250)
大淖记事	汪曾祺 (271)
本次列车终点	王安忆 (288)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	梁晓声 (312)
八百米深处	孙少山 (339)
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	冯骥才 (356)
七叉犄角的公鹿	乌热尔图 (366)
翡翠烟嘴	吴若增 (378)
哦, 香雪	铁 凝 (391)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史铁生 (402)
麦 客	邵振国 (418)
白色鸟	何立伟 (447)
五 月	田中禾 (453)
命若琴弦	史铁生 (483)
一 天	陈 村 (503)
山上的小屋	残 雪 (515)
哆 嗦	林斤澜 (519)
系在皮绳扣上的魂	扎西达娃 (527)
老棒子酒馆	郑万隆 (549)
满 票	乔典运 (558)

山地回忆

孙 犁

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。我们是老交情，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。我陪他去参观展览，他对于纺织，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兴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，我想买几尺布。

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？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。这种蓝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叫什么蓝，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，使我记起很多人。这种颜色，我就叫它“阜平蓝”或是“山地蓝”吧。

他这身衣服的颜色，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，也觉得土气。但是在阜平，这样一身衣服，织染既不容易，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。阜平土地很少，山上都是黑石头，雨水很多很暴，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——冀中是我的家乡。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，他们所有的，只是像炕台那样大，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。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、有时是尖形的、有时是半圆形的、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全力经营。他们用石块垒起，用泥土包住，在边沿栽上枣树，在中间种上玉黍。

阜平的天气冷，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。那里不种棉花，我刚到那里的时候，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。很多活计用麻代线，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。

就是因为袜子，我和这家人认识了，并且成了老交情。那是个

冬天，该是1941年的冬天，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，情况缓和了，部队决定休息两天。

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，河里结了冰，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，把冰砸破，浸湿毛巾，等我擦完脸，毛巾也就冻挺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刮着冷风，只有一抹阳光，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。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，砸开那个冰口，正要洗脸，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：

“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？洗脸到下边洗去！”

这声音是那么严厉，我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样冷天，我来砸冰洗脸，反倒妨碍了人。心里一时挂火，就也大声说：

“离着这么远，会弄脏你的菜？”

我站在上风头，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，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，那人说：

“菜是下口的东西呀！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，为什么不脏？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，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过十六七岁。风吹红了她的脸，像带霜的柿叶，水冻肿了她的手，像上冻的红萝卜。她穿的衣服很单薄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。

十月严冬的河滩上，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，在寒风里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。我说：“我错了，我不洗了，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！”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，又叫我站上去洗菜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看你这人，我在上水洗，你说下水脏，这么一条大河，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？现在叫你到上水来，我到下水去，你还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得往上走！”

她说着，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。登在一块尖石上，把菜篮浸进水里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，望着我笑了。

我哭不得，也笑不得，只好说：“你真讲卫生呀！”

“我们是真卫生，你们是装卫生！你们尽笑话我们，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，住在我们家里，吃了我们的饭，还刷嘴刷牙，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，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？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！”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。

我觉得好笑。可也看见，在她笑着的时候，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放光。

“对，你卫生，我们不卫生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假话吗？你们一个饭缸子，也盛饭，也盛菜，也洗脸，也洗脚，也喝水，也尿泡，那是讲卫生吗？”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。

“这是物质条件不好，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。等我们打败了日本，占了北平，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，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才能打败鬼子？”女孩子望着我，“我们的房，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！”

“也许三年，也许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。可是不管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我们总是要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悲观的。”我这样对她讲，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，心里很高兴了。

“光着脚打下去吗？”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，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。

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，“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，脚不冷吗？也是卫生吗？”

“咳！”我也笑了，“这是没有法子嘛，什么卫生！从九月里就反‘扫荡’，可是我们八路军，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。这时候，正在打仗，哪里去找袜子穿呀？”

“不会买一双？”女孩子低声说。

“哪里去买呀，尽住小村，不过镇店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求人做一双？”

“哪里有布呀？就是有布，求谁做去呀？”

“我给你做。”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，“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，”她用手一指，“你要没有布，我家里有点，还够做一双袜子。”

她端着菜走了，我在河边上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“踢倒山”的鞋子、冻得发黑的脚，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，这水，这沙滩，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洗过脸，回到队上吃了饭，就到女孩子家去。她正在烧火，见了我就说：

“你这人倒实在，叫你来你就来了。”

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，只是笑了笑，就走进屋里。屋里蒸气腾腾，等了一会儿，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，围着一盆火坐着。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。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。女孩子说：

“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，到我们这里洗吧，多添一瓢水就够了！”

大伯说：“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！”

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：“她不会说话，同志，不要和她一样呀！”

“她很会说话！”我说，“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，她看见我光着脚，就心疼我们八路军！”

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，说：

“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，给我做了一条棉裤，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，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叫大伯穿吧！要不，我就给钱！”

“你又装假了，”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，“你有钱吗？”

大娘说：“我们这家人，说了就不能改移。过后再叫她纺，给她爹赚袜子穿。早先，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，是今年春天，家里住了

一个女同志，教会了她。还说再过来了，教她织布哩！你家里的人，会纺线吗？”

“会纺。”我说，“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，是机器织纺的。大娘，等我们打败日本……”

“占了北平，我们就有洋布穿，就一切齐备！”女孩子接下去，笑了。

可巧，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，我们也不转移。每天早晨，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。第二天去，袜子已经剪裁好，第三天去，她已经纳底子了，用的是细细的麻线。她说：

“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？”

“用线。”我摸了摸袜底，“在我们那里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！”

“这样坚实。”女孩子说，“保你穿三年，能打败日本不？”

“能够。”我说。

第五天，我穿上了新袜子。

和这一家人熟了，就又成了我新的家。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，又好说笑。女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。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，还那么结实，耳朵也不聋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她不插言，只是微微笑着。她说，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。

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，现在地里没活儿了，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，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。部队重视民运工作，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做运输，每天打早起，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，顺着河滩，爬山越岭，送到曲阳去。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，饭食很好。一天，大伯说：

“同志，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？”

“怎么沾了我的光？”

“往年，我一个人背枣，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！”

我笑了。

女孩子说：“沾他什么光，他穿了我们的袜子，就该给我们做活

了！”又说：“你们跑了快半月，赚了多少钱？”

“你看，她来查账了。”大伯说，“真是，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！”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，“我们这叫包袱账，赚了赔了，反正都在这里面。”

我们一同数了票子，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，女孩子说：

“够了。”

“够干什么了？”大伯问。

“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！这一趟，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！”

无论姥姥、母亲、父亲和我，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。我们到了曲阳，把枣卖了，就去买了一架机子。大伯不怕多花钱，一定要买一架好的，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。我们分着背了回来，累得浑身流汗。

这一天，这一家人最高兴，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。这像要了几亩地，买回一头牛；这像置好了结婚前的陪送。

以后，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：纺，拐，浆，落，经，镶，织。

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，我出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遍山南塞北，那双袜子，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。1945年，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。我从延安回来，在碛口地方，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，一时大意，奔腾的黄水，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，也冲走了那双袜子。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，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。

开国典礼那天，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，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，另外，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。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，对我说：

“多买上几尺，再买点黄色的！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，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！你给我一张国旗的样子，一块儿带回去，叫妞儿给做一个，开会过年的时候，挂起来！”

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还像小时那样，就是喜欢新鲜东西，说什么也要学会。

1949年12月

祭 灶

秦兆阳

旧历腊月二十三日，我在龙湾村检查春节对贫苦军属的优抚工作，住在军属周大娘家里。她家现在有三口人：一个儿媳妇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孙女儿，另外，有个小子参军已经十一年了，后来又参加了志愿军，现在在朝鲜前线，当了营长了。

以前我在她家住过三次，所以我们很熟，而且周大娘对革命干部一贯很热情，她儿媳妇杨翠兰又是村里妇女会副主任，所以我觉得在这过旧历年的时候，住在她家里最没有顾虑。

我一进到院里，周大娘听见脚步响，隔着窗户上的玻璃眼儿一看，就嚷叫起来：

“老秦，你可来了！我正想托人给你捎个信儿去呢，俺们听了你的话，拆了旧仓房屋，可得了宝贝了，快进来，我给你瞅瞅。”

我走进屋里，只见她一家三口正在炕上包饺子。小闺女珍珠腾的一下跳下炕来，从桌子上的镜子后面拿出一张纸来，说：

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我一看，是张旧照片，已经褪色变黄了，像在茶汁里浸过似的，上面有个极模糊的人影，已经看不清面貌了。在一个角儿上，有个手指头大的圆洞儿，像是烧破了的。

我说：“这是谁的相片？”

大娘说：“你先上炕来暖和暖和，我告诉你。”

我上炕帮着她们包饺子，翠兰嫂要去给我烧水沏茶，我推让了好半天，大娘才开始颠颠倒倒地说起这个故事来。

“是四七年，国民党军队糟蹋这一带。这是珍儿爸爸的一张照片。那时，寄回来不到三个月，碰着闹情况，小珍把它夹在自个的书里，塞在炕洞里藏着。进来了三个中央军，东翻翻，西翻翻，刚要去搜炕洞，小珍正在一边发愣，人小手快，一弯腰就把几本书抢出来了，就跑，一个坏蛋就追，刚跑到院子门口，正侧着身子过寨篱门时，坏蛋放了一枪，正打在书上，把她的腿擦破了一块肉，差点没把个孩子吓死！当时她还不知道，跑到隔壁院里，把相片塞在柴禾里，坏蛋赶上来了，看见她手里光有几本书，打了她两巴掌，骂了几句，才走了，孩子可就瘫在地上了……”

大娘说到这里，好像故事已经完了，不说了。还是珍儿作了补充。

“后来，我妈说：‘把这相片好好留着吧，作个纪念，等你爹什么时候回来，给他看看，也知道老百姓遭的罪呢。’就把它藏在粮食屋里了——就是你说的那间屋子。”

翠兰嫂那双做庄稼活的手，包起饺子来动作却挺灵活挺快。这时她也抢着笑着补充说：

“解放以后，进屋开瓮取粮食，我说找找那照片吧，小珍说是埋在墙角里一个木头盒子里的，刨出来一看，里边尽是你的书，哪有照片！气得我骂得她哭了一场。扫房那天拆仓屋，你猜怎么着？在墙缝儿里！老秦，要不是你给俺们出了这么个主意，还找不着呢！”

原来半个月前我在大娘家住过一次，看见她家炕头上，柜上，搁满了粮食口袋和小瓮，弄得小屋里挺挤。后来才了解到：她家原有个仓房屋，在柴草棚子和磨棚之间的拐角处，早先环境残酷时，用土坯把小门堵住，糊上泥，外边一点也看不出来，为的是不给敌人抢走粮食。解放以后，把小门捅开了。可是这间屋不能叫一间屋，不过是一个小角落；今年她家参加了互助组，翠兰种了五亩丰产玉米，其他的地也增产了一二成，粮食就搁不下了。我给她家提了个意见：